殊域周咨録

殊域周咨録卷之十四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西戎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戰國時月氏地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爲酒泉燉煌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廣夏二郡後魏增置長樂郡屬瓜州後屬燉煌郡

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沒於吐番宋時爲西夏所據

元時爲瓜州地屬沙州路

本朝永樂二年故元韃靼丞相苦术子塔力尼等率

所部男女五百人來歸

詔建赤斤蒙古千户所

賜誥印尋陞衛以塔力尼爲指揮　十一年遣其部

下鎖南吉剌等至京獻擒獲叛虜老的罕等

上悅厚賞勞之既而塔力尼卒其子且旺失加襲職

宣德以來每歲貢獻不絶　正統間赤斤蒙古及

罕東等衛番族相結恣肆抄掠至強劫總兵官進
貢馬駝都御史馬文升時叅賛甘肅軍務乃率將
士討之盡得其酋首梟示又擒其僞祁王鎖南奔
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成化二年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乱加思蘭侵掠忠順王
母率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復
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之　十三年
都督僉事王璽等于赤斤苦峪築城復立哈密衛
令罕慎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粮分給土田及牛具

穀種　先是蒙古衛部落原在赤斤苦峪王子莊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地方住牧自鎮南数被黃達子搶殺乃帶印并部落來肅州南山外來河泉地方住牧離肅州城一百里其餘部落自正德八年以後屢被回賊搶殺俱各投來州來臨縣城四項堡住牧離城五里又在迤北金塔寺住牧離城一百二十里　正德十年土魯番聲言侵犯甘肅先至赤斤等處搶掠人畜千計及虜其銅印以去後總制彭澤撫賞乃將赤斤銅印送還　嘉靖三年

土魯番又驅蒙古衛入寇　七年土魯番求貢兵
部尚書王瓊議招之又欲撫斂散亡屬番以安邊
境乃令遊擊將軍彭濬同撫夷官指揮劉雲往番
其部查得蒙古衛都督三員俱未襲一員賞卜達
兒掌印故原授職　勑書被察台搶去其子鎖南
束見收曉諭敕書一道其二員敕書收貯都指揮
使三員俱未襲其原授職敕書被賊搶去二道惟
存其一都指揮僉事三員俱未襲敕書被賊搶去
亦存其一指揮同知五員俱未襲敕書收貯亦失

其一指揮僉事五員俱未襲勅書收貯正千户二員俱未襲勅書收貯亦失其一名部下男婦共一千餘人王璦乃上疏曰臣會同鎮守太監張洪巡撫唐澤議得我

聖祖神宗受天明命奄有萬方威制四夷罔不賓服其在西夷因其種類建衛授官鑄降印信俾其統束部落歲時朝貢以示羈縻自肅州至於哈密千五百里之間亦斤蒙古罕東左等衛番夷其初俱能睦族自保厥後本類自相讐殺部落遂漸離散

一哈密之西惟土魯番一種最爲強盜外阻天方國撒馬兒罕諸夷制其出入內壓哈密蒙古罕東屬番聽其驅使侵擾吞併假道脅援莫敢不從今哈密夷人尚有住本城者惟掌印都督奄克孛剌逃難內奔終于肅州二子承襲不敢復從蒙古罕東衛節年避害歸附至今盡失故土曲先衛歲久年遠徙聞脫啼之名罕東安定族亦離散阿端莫知其處即今肅州西北千五百里之境已無人烟論者謂諸番內徙土魯番自今入寇無援實爲中國

之利又謂肅州孤危羣夷環遶恐有意外之虞長
顧却慮惟逐回故土乃爲正理但諸夷之畏土魯
番如蹈水火勢難強逼使其可強而歸則必外附
強番又如昔日大爲邊患所以節年守臣議欲權
宜安插實非得已今事勢既變須有處變之術馭
撫得宜方保無虞乞勅兵部會官再議如果無別
長策暫准臣等前議照舊安插仍乞降勅一道責
赴整飭兵備副使并分守肅州將官奉行遵守輪
差邏卒偵諸番之動息以防姦究嚴謹疆界禁各

族迭交侵以致稱兵務使因境懷柔威能彈壓夷
情撫定地方底寧賞以酧勞國典具在自當舉行
如或視爲泛常輕忽失處致有疎虞亦難辭責所
行陝西行都司查勘各衛所夷人自相保勘照例
起送赴京襲職中間貧難不能赴京者該道查無
違碍許令各夷順賷保結公文代領勅諭回日送
行都司交與承襲如此使各種番夷悉得承繼祖
職一則不忘
祖宗覊縻成法一則便於今日控馭外侮可禦邊境

可寧

上從其議自後俱得保襲前職朝貢至今無異其山川曰白山其產獎金皷𤀹碉砂肉蓯蓉胡桐律蟲食其樹而未下流俗名胡桐淚可以釬金銀緊鞋草柏脉根沙棗駝其域東抵肅州衛四百三十里西去古沙州三百八十里

安定阿端

安定阿端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其地廣袤千里

本朝洪武戊年辮靼别部酋長撒里畏兀兒安定王

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賜以織金文綺命
分其地爲四給以印章曰阿端曰阿眞曰苦先曰
帖里八年置安定阿端二衛俱遣使朝貢洪熙元
年安定與曲先各戕殺使臣叛寇邊境
仁宗詔陜西都指揮李英率番漢兵討之虜安定王
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三萬巢穴悉
平更立其長天順三年復遣使貢初安定衛始祖
亦板冊原在西海迤南地方住牧　正德七年八
月亦卜剌等大勢達賊至西海將安定王逐奔部

下番民殺盡及將原授職劄書誥命金印牌并帳
房頭畜擄去奪占其地本族人汪纏爾加遊往河
州歸德寄住正德十年又還到西寧城扣調兵備
守臣安插之至嘉靖七年尚書王瓊令撫夷官彭
濤撫馭番族得其原守墳塔國師藏卜哈巴與前
汪纏等僧俗十名令住巡北沙糖川離城七十里
住牧原奉勅書五道見存阿端衛不知其處王瓊
乃請令安定衛仍襲前職
上從之自後漸得生息朝貢至今其俗馬乳釀酒飲

之亦醉居無城郭以氊帳爲廬舍其産馬橐駝玉石其貢鎧甲刀劍其域東至罕東白沙州

曲先

曲先東抵安定北距肅州古爲月氏之地乃西戎部落也元時置曲先荅林元帥府

本朝洪武四年置曲先衛以土人散西思爲指揮同知正統二年曲先酋果麻能遣指揮火丁等貢方物其衛初在沙州七百里因土酋番并西海達子搶殺逃往烏思藏地方牙木蘭八歲時爲土酋曇番

所搶及長爲土魯番頭目其兄脫歡娶帖木哥妹
妝掌曲先衛印信部下三百餘人依帖木哥等沙
州住牧帖哥等後投肅州脫歡乃往南尋本族後
亦無踪跡牙木蘭在土魯番用事甚見寵信常令
兵攻哈密搶王奪印占其城兵部尚書馬文升請
命甘州守臣裴之調罕東兵爲助刻會于肅州嘉
峪關外罕東失期牙木蘭知故先遁甘州將無功
而還後牙木蘭屢奪占哈密城印詳具哈密傳中兵部議
絕土魯番不許通貢土魯番乃復乞貢又以事疑

牙蘭交通中國逼逐之嘉靖七年牙木蘭乃擁帳三千與罕東衛帖木哥即兄娶其妹者及土巴等來投肅州求降

上命總制三邊兵部尚書王瓊撫處勅曰近該兵部覆題該甘肅鎮巡等官及先任提督尚書王憲各奏土魯番酋先年擁衆侵犯甘州殘害地方節該守臣具奏閉關絶貢近乃遣使求貢姦謀叵測夷酋牙木蘭等本由先部落叛附土魯番爲彼心腹侵軼我境今與帖木哥土巴等各稱被土魯番逼

皆率衆投附有無別項蓄謀亦難逆料各官欲照
先年事例安插居住以示懷遠之道但又稱爾新
任提督前項事體重大未審意見有無相同今特
命爾親去甘肅地方公同鎮巡等官再加詳處仍
多方用心查審各夷是否被逼投附有無別蓄姦
謀若果勢窮不生傾心歸向先將各項人口查驗
明白各照所擬地方分散安插應給口粮牛具地
土查照先年事例斟酌施行量將城池修築以便
防守分族居住使其自相親睦仍選差的當官員

不時曉諭令其安分守法自為生理不許專恃官粮供給及在彼生事擾害地方彼處地方虜情不一尤須督領令大小將官整飭士馬振揚威一切邊備武備務要朝夕戒嚴不可時刻怠慢以防意外之患朝廷以爾才識素優練達邊務故茲委託爾須殫心竭力規畫修舉其干礙夷情必與鎮巡等官計處停當應施行者徑自施行應奏請者共奏定奪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從宜區處毋恃已見務稽衆議使邊鄙寧謐朝廷無西顧之憂斯

爾之能爾其欽哉于是井肅兵備趙載會同分巡西寧李淮遊擊將軍彭濟共議稱牙木蘭原係我出先衛屬番自幼搶去與土魯番作爲謀主今逼投附置之甘肅平居防其捕逃寇來防其內應雖云投降其妻子兄弟尚在彼中難保全無反覆必須或徙居內地或轉發別邊方爲良便縱使土魯番將來求討原不係彼回夷我之舊屬今歸一我名正言順亦可塞其求請王瓊乃疏謂牙木蘭原同帖木哥等前來歸附本當與帖木哥等一例安

插但恐復回沙州又為土魯番所制意外生變若
欲安置遠方又恐阻絶以後夷人不肯降附請將
牙木蘭并其僕妾差人伴送赴京查照永樂年間
山東青州等處安插夷人事理議擬安插或徑差
人伴送延綏鎮廵官處發榆林衛收充旗役給撥
月粮營房隨軍殺賊或別有處置翰林院學士霍
韜疏曰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千稱降
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未降在土魯番書則曰不
知彼去向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來欵塞

而土魯番不知者安知彼非詐降以餌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来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故彼不歸我哈密也則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牙木蘭之降也稟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兵扣關稱取叛人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矣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甘肅危矣

上諭虜酋牙木蘭等乃我邊逋寇彼番叛夷近以投
降爲名每帶來夷類見有二千之數今又一槩許放
各起夷使數多勞費之害不言可知意外之虞不
可不慮况攘外必修內治還通行寫勅著提督尚
書王瓊及鎮巡官嚴督所屬修餙邊備整理兵粮
加謹防禦奏內其餘未盡事情悉聽各官從長議
處徑自施行時土魯番以探聞貢息爲詞勾引瓦
剌達子數千乘夜抵肅州遊擊彭濬兵副趙載率
屬番瓜沙等衆戰却之斬首奏捷王瓊又奏稱土

魯番悔罪請照原議起送貢使赴京與復哈密以圖罷兵息民尚書胡世寧疏謂尚書王瓊大才通變必有奇術轉危爲安要非臣等常慮所及再照詹事霍韜所奏爲國遠慮甚切而其查訪近事未真臣等遂一參詳牙木蘭若原彼世臣擁帳三千來降慨納則後患委的難測臣等昔亦與韜同此見也今究其實則牙木蘭乃我屬番由先衛人爲彼虜去爲之用事今道所遣使主僕六人耳偕來老弱男婦數千乃白瓜沙屬番帖木哥之衆是皆

邊官業已受之而奏聞朝廷初不之禁矣今被窮
追無歸而我邊撫處已定近者回達入寇彼已斬
首級來報矣更欲驅遣彼無所往勢將轉恩爲讐
事變可虞若或乘其饑疲遂加撲滅則又非
聖明之仁也當此之時正當撫而有之以招彼携二
而益我藩籬耳然臣等自來反復思慮惟欲固我
邊疆保我中國耳至於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綿
力菲才念初不及此也臣等又竊料土魯番聲勢
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其酋先倚二大將他

只丁牙木蘭統兵於外而寫亦虎仙等爲間于我
中國耳今他只丁已殺虎仙等已誅而牙木蘭又
携二来歸其勢蓋亦漸弱故欲發兵五百近執牙
木蘭等於底州尚遲擬不敢而致其来歸况今哈
密以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他先有罕東
赤斤等衛原我屬番彼彼驅脅供饋接應者今皆
移徙中國彼来所經空地千里供饋無資蓋其入
寇比前益難故今北虜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
有亦不剌比有瓦剌皆北狄驍劲瓦剌又比北虜

蕃離我頗遠先將都御史許進之入哈密城陳九
疇之退土魯番皆結彼爲授今反被土魯番勾引
来此寇而得慣則甚可憂也宜勅邊臣無以能招
土魯番入貢爲功而以諸達在近難禦爲患故今
當以通番納貢爲權宜以足食固邊爲久計至於
牙木蘭悔罪歸正棄戎即華情亦可嘉伏乞
聖恩量授一官特賜冠帶衣服一套其弟滿剌添乩
兒與冠帶通事名色跟来三四人俱充勇士食粮
使居甘州三二月以擢彼國人而招懐来者仍送

來京居住以審彼國俗而料我邊事所益多矣若欲安插延緩則彼地方艱窘而又逼鄰套虜事或非便必欲遠置隔絶則惟遼東稍宜均乞聖裁

上詔牙木蘭情僞難測不宜久留彼處地方著鎮巡官差的當人員并其家口押送湖廣鎮巡官處取便安插田奏牙木乃徙湖廣江夏居鄂城廣置田地盛置宅業爲東南一大賈胡迄今殷富云

罕東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肅州衛境之西南也山爲限

州地

本朝洪武二十五年凉國公藍玉討逋寇祁者孫追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取其地將佐言此虜貧固已久今猝然聞大軍深入必如鳥獸散去我兵雖衆無所施力莫若遣將招諭以馬来獻因而撫其部落全師以還揚威示德在此舉矣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至阿真川土酋哈昝等懼先遁去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遣使来貢命置衛授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鎖南吉剌思同兄昝力襲酋伴奴

奴等十六名貢馬又令答力襲爲指揮使奴奴爲指揮僉事各賜冠帶文幣褚襁自是每歲入貢不絶聽命惟謹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城印高陽伯李文等調罕東與赤斤兵數千往苦峪鬭喪師無功土魯番益肆弘治七年土魯番遣將牙木蘭復占哈密兵部尚書馬文升採知罕東有捷徑可達哈密授計於都御史許進往襲牙木蘭調罕東兵繼之許進輕師至嘉峪關罕東兵不至牙木蘭亦先遁進兵失利而還自是土魯番入寇無假

道督責寧東供應達賊復時侵掠漸至逃散嘉靖
初協守甘州副總兵武振疏曰查得亦卜剌等貳
種達賊自正德三四年間被小王子大勢趕殺前
来甘肅地方西寧等處住牧已經十有三年其各
賊首俱已戰沒今其存者乃其部下弟男子姪人
等總其部落久住前地不敢復歸春夏則屯聚西
海莚逐水草遇冬河凍則踏氷過河搶掠洮岷等
衛附近番族其原来真正達子不過三二千人其
餘俱係虜掠西寧涼莊迤南及屬番寧東安定曲

先等衛男婦脅從跟同搶掠若兵粮俱足陝西甘
肅鎮臣督同兵備叅遊等官候明年黃河凍消達
兵復回西海二三月間草木長茂馬匹瘦弱之時
查照先年宣城伯衛頴巡撫吳琛大剿番賊方畧
調選主客官兵俱於甘涼山永莊浪西寧等處攢
槽餧養馬匹膘壯一面密訪罕東等衛各屬番內
乖覺的當通事夷人結以恩信質其妻子與之誓
約事成重加賞勞若透漏消息致誤事機定行重
治量給銀布責令各取方便分投出境爲我間諜

遍将各衛各族屬番為亦卜剌等賊虜去者諭以
爾我祖宗世守地方被他占了父毋弟兄姐妹兒
女他都是爾讐人今朝廷行文與鎮廵大臣多聚
人馬要来殺他爾須乘機各討方便擒殺了他投
降明日官軍到来你都是死你若肯依我殺了他
投降他的家當頭畜都賞與爾如果約會回報相
同更差各該撫夷都指揮等官分投前去罕東等
衛見在各族夷人諭以乘機併力勦殺此賊有功
就将所獲人畜給賞通約停當擬定何日進兵止

漢官兵四面畢力攻圍賊營命被虜番夷一舉內
應如有屬夷投降預先選委指揮每枝官軍各一
員量帶官兵於高阜去處竪立大白降旗紀名驗
收仍嚴督旗牌官舍人等申明號令不許官番兵
爭功搶殺違者大軍拏送鎮巡官重治如此得人
布置決可成功縱不能擒剿盡絕必逃遯不暇而
屬番各族夷民可復故業邊患可息矣後土魯番
屢掠罕東不能自存其頭目帖木哥土巴及都督
日羔剌等奔肅州各處寄住後土魯番一面求貢

一面同達子入寇肅州遊擊彭濬率罕東屬夷戰
却之賊北去乃稱我每打聽進貢信息就尋帖木
哥來王𡐤䟽請許土魯番入貢與復哈密尚書胡
世寧䟽曰臣等看得土魯番變詐多端求索無厭
自來侵犯我邊惟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朝廷御之
亦惟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
間公賞罰之施以勵其外攘遇彼來寇則殺去奔
勿追間有窮迫而慕義來歸則撫而有之以為我
藩籬納欵而誠心來貢則禮而待之以施彼恩信

雖自古帝王及我祖宗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者
不過如此近該提督等官奏令通貢將原欲安置
兩廣番使盡許放回令貢使未多入關而彼番又
勾引乜剌逹子乘夜直抵肅州若非遊擊將軍彭
濬兵備副使趙載謀勇相資素有備禦而臨時遏
儆又或私創九疇之楇牿守通和之説遲疑不敢
發兵出戰而又非得素撫屬番助斬賊首則肅州
城池必爲所破而甘州以西五百里地方必皆難
守矣此閉關通貢孰利孰害不待智者而知也乞

勅王璦務要爲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前辰沙屬番帖木哥日羔剌土巴等原哈密遺民避禍来歸者不許逼回哈密驅置虎口撒我藩離損我

天子好生之德益彼夷虜入寇之黨外其餘凡有才力堪以服衆彼各夷願從立國者及近彼他方各種諸戎有能共滅土魯番者即許爲忠順王聽主哈密悉從本官安處停當可信其求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奏請欽斷給印封爵臣等不敢輕議亦

不敢偏阻其餘願附久住哈密遺民哈剌灰畏兀兒及先今来臨罕沙屬番日羔剌等部下人衆每家賞布一疋頭目三人各叚一疋諭以我

天子恩德萬里差官来撫爾衆救爾生命其新附願歸原土其不願不敢歸者給與牛具種子聽其趂時耕牧爲築城池堅固約以世爲我臣不侵不叛虜来近邊則堅壁清野使彼野無所掠食無所資不能一朝居虜若寇我則爾出兵以牽其後虜若攻爾則我出兵以觧其圍爾我相爲犄角求保爾

生彼必感悅而世世為我藩衛屢寇益少而邊圉益
固比之遠復哈密為力易而所得多矣帖木哥等
哀乞口糧種子王瓊命撫夷官彭濬往審其部查
得罕東二衛左衛都督二員一員知克掌印故其
孫日羔刺正德六年襲祖職居肅州東南部下男婦五
十三人一員怕泥未襲職抓頭目賞卜東弘治十年因
與頭目帖木哥土巴等讐殺投肅州南山黃草壩
住牧離肅州城一百五十里怕泥部下男婦二百
七十人賞卜東部下男婦八百一十七人右衛都

指揮二員一員總牙收有授職勑書未襲正德十二年

因回賊搶殺投肅州北虜地方離城一百五十里

部下男婦九百三十六人後內移徙南山黄草壩

住牧頭目帖木哥土巴等原在沙州住牧今嘉靖七年

二月因俱土魯番賊殺同回回頭目牙木蘭投肅州

南白城山住牧離肅州城二百八十里部下男婦

五千四百一十八人一員始祖綽爾加原住西海

迤東住牧正德七年正月被亦卜剌等達賊將本衞都指

揮板册等部落賊殺其餘所管剌咂等族逐奔南

之山一帶擄去勅誥金牌銅印止有原授勅諭六道見存板州孫㷀授爾加等僧俗二十人在於城東三十里羅家灣住牧七年彭濟及分巡西寧副使李淮共議得怕木哥等原係我

朝設立罕東左衛屬番為哈密羽翼卄爾藩籬續因哈密忠順王喪敗土魯番侵犯沙州各夷力不能支悉衆來投即其順而或逆之跡探其往而復來之心蓋思念我

朝恩威乃其直誠屈於土魯番為所使者殆非得已

況土魯番年例索其子女牛畜來寇就其芻粮馬匹需求擾害殆無寧歲先年投我來則給之粮賞安插去則給之鍋鏵牛種畏彼懷我斯亦至情且今土魯番求通議者謂可遣復歸本土但事尚未定若遽遣回恐土魯番又復驅彼恃以爲援回番連合爲患匪細據各夷之情則不肯回即今日之勢亦尚不宜遽遣肅州地方見有哈剌灰等數種各夷人衆地方窄狹住牧委亦不便其勢又不容於不另圖安插矣罕東各夷告欲分一半白城住

牧一半仍照原擬威虜住牧議者謂白城山附過

甘州恐有偷竊擾害方來雖未可保然鼠竊狗偷

之害比之連合內侵之害大小懸絕况白城山係

各夷舊曾住牧之地准令一半去住分散其黨旣

無衆聚之勢又遂孳牧之願一時權宜情勢俱似

少便然旣得其衆宜用其力若盡數留住彼妨生

理我費粮糗宜於各夷內挑選精壯有馬四百名者俾其

子弟統率分爲隊伍聽調殺賊分爲四班每班百

名一季一換上班之日每名量給口粮四斗五升

妥住城北空堡令都督日羔剌統領撫夷官管束隨我軍操練不惟足以覊縻夷衆亦且足以和輯夷心及照日羔剌係都督見掌印信先因襲職用還一向肅州寄住為人淳實頗知法度但前項夷衆十餘年来俱屬帖木哥土巴等分管又係日羔剌尊輩衆心不復知有都督宜先申明名分設立條約出給鈞帖曉諭夷衆使之統領帖木哥等仍聽節制庶統紀有歸易於控制俟後土魯番效順果堅哈密衛可興復然後遣歸本土則各夷思我

安插遠害之恩益堅敬順向化之誠矣古之人欲
圖功必審其勢欲得衆必順其情今日之事察番
夷之情審輕重之勢酌事變之宜不得不暫爲安
插之議也於是王瓊爲之請於朝下兵部議尚書
胡世寧議得所奏區處停當相應依擬但帖木哥
等各夷既無生理衆難存活若無城衛屬夾勢難
堅守不無又爲彼掠以爲寇恥合無仍咨各官查
照原勅事理於彼各夷新分地土牛具種子量爲
措給城堡濠池量爲修築以安彼生命以便彼防

守虜來堅壁絕彼粮援爲我犄角不爲無益待後
哈密委果與復成立國勢能界限畨達交侵足爲
辰沙等處捍蔽另行審情度勢議奏遣歸本土各
官奏內又稱要令帖木哥土巴等俱聽都督目羔
剌節制但當察彼夷情相願方可如此約束若彼
情勢難合亦聽從宜另處
上詔帖木哥土巴等部落准令安插白城山㓕虜兩
處分散居住弃挑選精壯夷人分班更換令都督
目羔剌等管束隨軍操練自後其族漸盛朝貢不

絶至今

火州

火州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唐置交河蒲類二縣去長安幾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于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遂名高昌壘壘有八城其後闞伯周麹嘉稱王於此自後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又置都督府初西突厥據車師後王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領金滿蒲類輪臺三縣

長安初置安西北庭都護府天寶初改西州爲交河郡領交河柳中蒲昌高昌五縣後沒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處故亦稱回鶻宋建隆間西州回鶻遣使來貢太平興國中命王延德等使高昌至雍熙初還景德初又遣使來貢元時號畏吾兒部

本朝名其地曰火州永樂七年酋長遣使朝貢

上遣行人陳誠與戶部主事李暹招撫西域諸夷亦至其地宣德五年酋長哈散及柳陳城在州東七十里即唐柳中縣

萬戶尼亦刺等俱遣使貢馬玉璞等物成化

中亡宮番作亂驅掠其族自後屢被番兵部落散亡嘉靖三年土魯番復擁之犯邊迄無寧歲至嘉靖七年兵部尚書王瓊撫處土魯番許其通貢西鄙諸夷乃得寧牧火州族亦克保聚至今修貢不絶其俗因居時入職方宋時尚傳頗類華夏有城郭田畜房屋覆以白堊地産五穀惟無蕎麥稅則計田輸銀或布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婚姻喪葬皆大同於華事天神信佛法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鴈樂多琵琶箜篌好騎射居民春月遊

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用唐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冬至貳社亦然以銀或鍮石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其人面貌類高麗有裙褸頭髮或辮髮垂之於背婦人亦然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其山川曰火燄常有烟氣夕則光照食鼠曰天山一名連祁曰蒲類海漢張騫度玉門至此曰瀚海地皆砂磧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曰交河其産馬橐駝胡桃蒲萄氎沙鼠大如兎鷙禽捕食之硇砂胡桐律剌蜜羊剌草上生蜜味甚佳鹽白者如玉赤者

鹽有五色

按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非赤如珠者乎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德中白鹽也非白如玉者乎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今環慶之墟鹽池所產如骰子塊瑩然明徹如水晶者亦白鹽也藥中取用有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

白氈布 野蠶結繭苦參上絲如細纊取織爲布用以市易

鑌鐵陰牙角速

霍角阿魏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盖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膏名阿魏其域東距哈客西連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剌東南至肅州一月程中國往者先至陽關後至玉門關漢唐舊跡也

殊域周咨録卷之十五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不知古何國或云漢罽賓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爲諸番勝元駙馬帖木兒者主其國東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藍城達失干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諸城皆隸焉

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二人開通道路貢駝馬二十年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表曰

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二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

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

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

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

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共濟歌仰

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

陶慈德音惟知惟捨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

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是年又遣使貢海東青　初撒馬兒罕人有商於漠北者大軍征進自捕魚海執歸京師

上疑其奸細令居中國後審知爲撒馬兒罕人俱遣還國王感恩遣使入貢

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寬徹等報之幷諭各番爲別失八里所紹（別失八里即亦力把力）　永樂元年禮科都給事中傅安歸自撒馬兒罕先是傅安使西域爲撒馬

兒罕所羈留凡十三載至是始歸
上念其久勞於外賜一品服致仕　是年國主兀魯
伯遣使貢馬帖木兒孫一名堂中　五年北平道按察使陳德文
亦自撒馬兒罕歸德文洪武末出使西域遍
歷諸境採訪山川風俗作詩歌一帙進呈
上嘉之賜馬三疋擢僉都御史
　德文詩不能悉今特舉見鴈懷友詩云上林書
札爲誰將漢節蘇鄉憶帝鄉萬里承恩來虜地
何年歸覲列鵷行繡衣塵滿關山杳驄馬星馳

道路長此日雲邊看鴈字老懷無計附同窓
十三年復遣陳誠使西域誠自行人進吏部員外郎偕中使李達賫詔幣往至撒馬兒罕其國主遣使隨二人來貢謝恩　正統二年貢馬與玉石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鵜詔畫史圖之十三年又貢方物詔宴其使於陝西布政司以數少故也成化十七年進二獅至嘉峪關外奏遣大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不當受

上遣中使迎之二十二年夷使怕㖨灣等貢獅得賞
中人常眷護行至南海又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
剌加更市獅貢常眷利之從其請廣東布政使陳
選言此西域賈胡爲奸利耳倘隨其謀必貽諸番
之笑且珍禽奇獸之好不可以示外夷力拒止之
廣東番禺縣民黃肆及王凱父子招集撒馬兒
罕等國夷商交結中官常眷出海通番恃勢殺人
驚擾地方被本縣知縣高瑤遣兵壯人等搜沒番
貨鉅萬申呈於布政陳選選行文獎高瑤仍具奏

下巡撫都御史宋吴勘報吴畏眷不敢詰問姑緩之眷結中官誣奏選黨比高瑾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議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貶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令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選至南昌疾作卒於

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
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
之言不免投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
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毁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
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
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群邪之間獨立衆
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瑶按法持之
陳選移文嘉奨以激貪儒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

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覼以致肅眷橫行胥臆穢贓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月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灾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

夏姬誣衷齊為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可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淩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素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容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依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訴其

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弘治二年又進獅禮科給事中韓鼎言狰獰之獸非宜玩狎却之

上嘉納焉四年又進獅及鸚鵡至廣東守臣以聞禮

部尚書倪岳上疏請却其貢但使行人往勞疏畧
曰比覩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
國之所宜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於
外亦非軍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
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
笑且啓蠻夷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臣
等切爲　朝廷惜之也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
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千里
馬獻下詔却之載之經史而傳美萬世成化初年

憲宗皇帝亦嘗降諭朝鮮罷獻白鵲海東青
皇上踐祚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
騷擾之弊既而放倒鳥縱鷹犬數日之間屏去無
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取回
本年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物嚴申禁絕善政善
教遠近稱頌以為
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異世由是而始
終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
東鎮巡官又因撒馬兒罕進獅子至要行起送

臣等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
聖德之累但恐有引 先朝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
所經歷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即今
地方水旱相因人民窮困顧乃疲中國以待遠夷
費有用而易無用況本番進貢使臣例該於陜西
甘肅驗放起送今若聽其從海而来則後次倘有
附近本番浮海商夷託稱彼國差来入貢則既無
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且又令其習知海

道而啓意外之虞乎臣等愚見深爲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冐之計斷自宸
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行人一員馳驛前去
緣途體訪隨其所在司府宴勞給賞嘉㤗其意整
其原來艦船以便撑駕回旋帖服其心仍請
勅一道曉諭阿黑王謂爾忠敬之心　朝廷具知但
差人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陜西陸地以達
京師其獅子鸚鵡非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
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

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脩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夷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狰獰夷獸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

上嘉納其言

李東陽赴貢獅詩曰萬里狻猊初赴貢一時臺省共騰歡極知聖學從心始誰道忠言逆耳難漢代謾誇龍是馬隋家空信鳥爲鸞非才敢作清朝頌獨和新詩寫寸丹

按客座新聞云弘治中西番貢獅其性險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變異使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略粘則面皮已去一半矣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作溺上著其體肉即腐爛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有如此者

又石田雜記載

初劉馬太監於西番買一黒驢以進能日行千里

又養鬭虎

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鬭一蹄而虎斃又鬭一牝虎三蹄而斃後以獅鬭被獅折其脊劉馬伏地大慟

盖亦獸之異常者云

嘉靖改元撒馬兒罕等地面夷使火者馬黒麻等四十二名寫亦打黒麻等二十四名滿剌捏慎等三十三名及土魯番并哈密夷使速壇虎力一十一名各進貢陝西行都司指揮鄭愷張俊等伴送

各夷俱於嘉靖元年九月後幷州驗放入關一齊
起程後在陝西西安府河南真定府等處放債責
買子次年十月到京禮部尚書汪浚疏曰正德年
問容令各處回夷在館四五年住歇恣意妄為驕
縱特甚欽蒙
皇上御極之初悉將各犯拏問發遣令各夷進貢起
送猶不知戒伴送人員不能鈐束在途遷延踰歲
日費廩給先到京者日費下程等候同賞光祿寺
供應無窮前項夷人一百六十八名每九口欽賜

下程一次費銀一百一十餘兩每月六次費銀六百餘兩二箇月一千三百餘兩三箇月一千九百餘兩延住月久下程益多舊例相沿不爲限節委的糜費候賞不得又生嗟怨合無將今次到館已經譯審給與欽賜下程行光禄寺照例五日一次送但經給賞之後次日即與住支行陜西河南直隷等處各夷回還之日但有與軍民交通賣買在驛遞延住一日之上者住支廩給軍民枷號問罪伴送人員不爲鈐束從重治罪

勅下內府承運庫本部賞賜手本到庫之日即給與絲段絹疋等項不得稽遲坐費光祿寺下程以重為民困本部行提督會同館主事嚴爲關防開張賣買三日之後不許私與外人交通賣買如有貨賣不盡准令帶回作急催促起程

上從其議後因二魯番占奪哈密入寇甘肅議絕其貢各處夷人隨路羈禁又議土魯番夷人等二十二名俱暫且羈候腹裏所在地方待後虜情向背已定另行議處提督尚書王瓊議欲與復哈密請

將見監莊浪衛撒馬兒罕貢使土六孫等五人見監永昌衛撒馬兒罕貢使本奔一人并進貢未回撒馬兒罕夷人九十九人及天方國一十六人令鎮巡官陸續念放出關遣歸本土其原帶方物并隨身財物聽其領回不許官司侵尅重失遠夷之心嘉靖七年王瓊復疏曰臣于六月初七日到於平涼府東關有撒馬兒罕天方國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臣審問因何在此住歇各夷告稱有鎮守廿肅李隆傳示如今

聖人出世登極不比在前但係外夷俱進貢慶賀以
此各夷於嘉靖元年前來進貢到京官待筵宴給
與賞賜起關應付回還不料嘉靖三年土魯番㐌
邊將各夷沿途留住原差伴送官舍俱回甘州我
等在此自備盤纏過活但杏番各夷內係撒馬兒
罕天方國者仍該遣還係土魯番哈密者俱該腹
裏地方羈候又據撒馬兒罕等夷人告稱若將哈
密土魯番夷人留住只放我輩出去路經土魯番
必不肯放過我輩亦不敢去又稱若路不通時寧

往兩廣去還可得生查得先該巡撫都御史陳九
疇原議要將土魯番哈密貢回夷人俱發兩廣地面
安置先任提督尚書楊一清爲國忠謀反覆辯論
將哈密土魯番貢回夷人改擬腹裏羈候待虜情
向背已定另爲議處將撒馬兒罕天方國無干夷
人遣還本土題奉 明旨依擬施行使當時各官
即能體悉楊一清之忠謀用彼虜夷之長策即將
應放還者放還應羈候者再爲議奏夷情寧息久
矣乃各坐視玩愒故違明旨延今二年之上不行

查放議處臣實恨之切照土魯番節次賫遞番文求和專一以放回進貢夷人并打發出賞賜為言乃其本心及詳撒馬兒罕等處夷人告稱不放出土魯番人不敢回去亦是實情合無行令各該巡撫通查各處羈候夷人起關差官伴送至甘肅行都司羈留給與口粮養贍臨時臣與鎮巡官訪探土魯番仍前求和通貢以後再無侵侮別情將原擬羈候各起貢回夷人與原擬遣還撒馬兒罕等夷人通行議放出關令鎮守總兵官出給印信漢

番字帖文交付撒馬兒罕等夷人傳與土魯番令
退哈密城池許其進貢邊釁可息如彼不聽宣諭
直在於我曲在於彼另行議處亦不爲損
上亦從之自是巡撫處之後土魯番聽命通貢撒
馬兒罕各夷俱以時朝貢　十一年頗即回國遣
使扣關求貢禮部查係原非入貢番夷行總制陝
西三邊都御史唐龍議其應否起送至京唐龍疏
稱西域諸夷其名號不係我朝封爵先年入貢止
據哈密忠順王開奏某處某起人數今忠順王年

久缺封哈密止照料送之例遇夷使到日差人伴
送雖哈密之人知亦未真今據行都司會審夷使
火者皮列等供稱哈辛王等原在撒馬兒罕北山
額即乩地面居住且言伴是達子先年差使臣土
魯孫等進貢卷查相同則今日哈辛即前日哈辛
彼時稱北山則方隅今稱額即乩則地名耳但彼
處遠方既無可稽供報詞語又隔譯審委難取實
及照先年哈辛已經進貢今次來使似宜俯從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念彼遠夷其名稱言詞不必深

較准照撒馬兒罕等夷一例起送惟復責其名稱
之殊恐有冒充之弊以禮遣回其已驗給軍馬量
給官價以償其直禮部尚書夏言疏曰臣等檢閱
堂稿前項𠔥文所稱哈辛王差來使臣土魯孫等
實未嘗到京今據其詞未可輕信若許其入貢則
撒馬兒罕載在會典見今已行照例起送夷使火
者馬黑麻等在途并存留男婦共一百六名口豈
有一國而迊二王一次而两起進貢之理况既譯審
係撒馬兒罕地面人分在此山寄住則即撒馬兒

罕部落豈可擅自稱王擅求入貢倘因容貫之後他日與撒馬兒罕抗衡爭長兵連旣結責將誰歸但係該邊守臣失於稽查覺察遂將所進馬匹行給軍騎操令守候日久似難遣囬依擬將額即叭哈辛差來夷使火者等暫照撒馬兒罕事例量行起送數人赴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以全
朝廷柔遠之道往後入貢年分止許附搭撒馬兒罕同來不許別稱王爵自分國土有違國典再照鎮巡等官先因諸夷入貢名種殊常番文繁夥便當

詳加譯審研究來歷遵照事例處分爲是今既不
能深察夷情又不肯力扶國體則邊方重寄所賴
何人合行鎮巡官今後務要慎重邊防保全大體
毋或好大喜功召侮啓釁斯爲禦戎上策
上從之後哈辛附撒馬兒罕不絕至今其國山川景
物頗類中華國王戴白圓帽妻以白綃纒首飲食
喜甘酸羮雜米肉器用金銀不設匕著以手取食
商賈交易用中國所造銀錢坊亦有酒禁屠牛羊
者埋其血腥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

鏤窓牖綴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裹以羊皮其山川曰鐵門峽潟石城西懸崖絶壁夷人守此名鐵門關唐書自焉耆過鐵門曰哈剌卜蘭河其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廁苾思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銀杏而小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羓矢實類野蒿其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叢生其葉如蘭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湯花蕊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後猊產句水河邊蒿叢中七日內未開眼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難馴伏其貢駝馬玉石海青其域東抵亦力把力西連哈烈東至嘉峪關九千里其

入貢或三年或五年起送無過二三五十人必經哈

密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地居沙漠間不知古何國疑即焉耆龜

兹地也在白山南都延城今其地三千餘里北二

千餘里元初分建諸王合册於此國名別失八里

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户綦公直為宣慰使後置元

帥府領屯田

本朝洪武二十三年國乇里的兒火者遣使貢馬二

十四年遣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大理寺評事唐鉦報之以書諭別失八里黑的兒火者曰朕觀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國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殊方異類之民咸躋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奉大以保國安民皇天監之亦克昌焉曩者我中國宋君奢縱怠荒奸臣亂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華夏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修國政大臣非人紀綱盡弛致使在野者強凌弱衆暴寡生民嗟怨上達於天簡在帝心

以華命新民朕嘗大命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誅
亂雄擅殺戮殘遠朕命者兵僇之順朕命者撫存之
是以華夏奠安惟元臣蠻子哈剌章等尚率殘兵
於近塞生釁殘邊爲民之巨害遣兵致討勢不容
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及其部屬悉来
降附其間有稱自撒馬兒罕等處来貿易者凡数
百人遣使送歸本國今三年矣使者歸爾别失八
里王郎遣使来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
通好往来使命不絶豈不保封國於悠久乎特遣

使嘉勞其悉朕意徹等至其國國主拘留之副使二人還三十年遣書諭之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諸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絶朕復勅吾吏民不得恃強侵慢番商由是爾諸國獲厚利疆場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惠於爾諸國也向者撒馬罕兒遣使入貢吾朝廷亦以其知事上之禮故遣寬徹等使爾諸國通好往来撫以恩信豈意拘吾使者不遣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人而爾拘留吾使豈禮也哉是用遣使齎書往諭使知朝

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而啓兵端也書曰怨不在
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求樂
四年國主沙迷查干遣使貢玉璞等方物十一年
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前行人使其國十六年其臣速
哥克剌蒲剌入貢言其主納里失只罕爲從弟歪
思弑之而自立徙其國而去更號亦力把力宣德
中遣行人蕭鑾往報至其地宣詔諭之正統二年
國主也先不花遣使貢玉璞駝馬天順以來每修
朝貢今亦間至不絕云其俗地無房屋逐水草置

氊帳以居畜牛羊駝馬少種五谷飲食惟肉酪衣
服類畏兀兒語言類畏兀兒其王髡髮戴阜剌帽插
鵝鴉翎設絲繡氊帳席地而坐使者相見下拜揖
惟行跪禮其山川曰白山山中常火烟出硇砂處採者着木底鞋皮底即
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曰葱嶺高数曰金嶺上
即爲硇石土人取以治皮百丈有
罷堂小雪山
也有積雪曰執海其産銅鐵鉛雌黃胡粉馬犛
牛孔雀氍毹駝葡萄刺宻阿魏白氎布硇砂其貢
玉璞駝馬其域東距古沙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
于闐北連瓦剌東南至嘉峪關三千七百里

于闐

于闐居葱嶺之北出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五代晉楚福盛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冊封爲大寶于闐國王宋建隆乾德大中祥符皆入貢嘉祐中遣使貢方物請三號乃以其國主爲特進歸忠保順王元豐中上表稱于闐國王元祐後詔令間歲一至訖于宣和貢獻不絕其貢使每來必携一寶鐺往反如是主客官視之一鐵鐺耳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其

水而行是鑑者投以水頃之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之故寶之

本朝永樂六年其酋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使滿剌哈撒木丁等貢玉璞自後亦不常至間或一朝云其人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工織紡習機巧喜浮屠法事祆神喜歌舞相見以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其山川曰葱嶺曰白玉河城東國人夜視有光盛處必得美珠曰綠玉河曰烏玉河每秋取玉于河其產玉胡錫獨峰駝乳香偏砂珠珊瑚翡翠木香虎珀花蘂布名馬腽肭

臍金星石水銀阿魏安息香雞舌香葡萄獅子宋牟宸庫有玻璃母〻篚初不知其美諸璫分去後窶之作百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即于闐古名也今産不見志其域東拒曲先衛北連亦力把力

東北至肅州六千三百里

哈烈

哈烈古無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駙馬

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國人尊之爲速魯檀猶華言

君王也東有淹都淮八剌黒婁等城皆隷之或云魯

迷等地亦相屬

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招諭酋長賜織金文綺永樂七年其酋歷齊等遣使來貢方物

按自哈密以下諸番使臣進貢到京者許就館中開市五日除違禁之物并鞍轡刀劍外其餘段疋紗羅等項不係黃紫顏色龍鳳花樣者許官民各色舖行人等持貨入館兩平貿易仍禁私自交易

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遣使來朝貢馬與玉石成化間至嘉靖四年魯迷地方進獅子二西牛一

上詔獅子西牛送內府交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
例留用調養御史張祿疏曰臣聞經史所載周武
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今回夷西方之人獅
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
久固見
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異
令留此人以養此物非惟拂人之性抑且違物之
性也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
獸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

之類耳其馴習亦無他因彼飼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爲奇豈若麒麟鳳凰爲國之禎祥者比也以獅子言之日食羊二隻月計之則六十隻年計之則七百餘隻計價當五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蒭豆常理也今聞食果餅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與斷無是理也至於四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財力有限不宜濫費如此靜焉思之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益之人獸夫何爲也哉伏願勅

下該部遣通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寳賢人而不
貴異物今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䕶其所
賜以俎其希望之心可再勑邊臣自今以始諸夷
凡有来王奏請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耶曉以朝
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
按魯迷不知果在何處但夷使言十年至京雖
其誇遠要賞之詞不足爲據然亦必西域遐荒
之地哈烈至肅州亦有一萬餘里統謂之囬夷
又産獅子則魯迷爲其所屬或其連界故附著

其事干此

魯迷使臣白哈兀丁等奏稱離家十年来京進貢

獅牛王石刀銼等物都蒙

聖恩收受王石刀銼賞賜絹疋少了乞照撒馬兒等

處進貢之例給賞及稱進獅子西牛遠走七年多

受辛苦今西牛賞賜四表裡我每無指望回去又

稱有本國王子差往兎剌買獅子西牛值銀二萬

在路使用既到邉上三年借銀三千兩為獅子西

牛喫用望乞加賜

上下禮部議禮科都給事劉穆疏曰竊惟脩貢獻琛者遠人效順之誠計貲索償者賈人規利之事今魯迷使臣進貢方物復以地理之遼遠費用之繁重及朝廷賞賚之多寡管待之腆薄形諸齒頰則效順之誠安在與賈人索償之事殆無異矣況彼肆口浪言何所憑信耶臣思彼輩此來久處邊鎮遠馳驛遞今與勇士旗軍餧養人等群聚禁城其供億浩大需索頻煩昔召公戒武王勿受旅獒漢文帝却獻千里馬我朝

仁宗時罷西域買胡入貢

宣宗時諭朝鮮國王勿獻鷹犬是皆先代令主之懿

規我朝

祖宗之盛節也乞勅禮部議擬不可復有增加戒諭

夷使是後更勿得以犀牛珍玉貢獻以示明王不

貴異物不寶金玉之意

上以夷人遠來命加其賞夷使復奏陳乞鴻臚寺通

事胡仕紳號曰臣思中國馭夷狄之道固恩固不可

缺而威亦不可無也恩威兼濟使之感而且畏斯

狡猾之心消矣今有魯迷地面差來使臣火者把好丁阿力等赴京進貢獅子西牛等物

陛下於方物則納之於賞賜則厚之於求討則與之恩寵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柰何各夷貪得無厭屢求增賞二次番本俱蒙

聖旨下禮部看

陛下盛心將欲示我天朝之寬大嘉被遠附之慇懃也但此數夷詐偽多端實難輕信且常譯審求討一十四番地面有相去三四百里者有相去一千

餘里者今一十四眷人之中臣近訪知魯倫剌如
捨剌只者乃魯迷阿力之親弟也如火者亦速者
乃阿力之族弟也如虎馬亦者乃阿力之子也如
乩吉列兒如何都辛者又阿力之僕也今各詐充
正使又各詐充各番王所差豈有父子兄弟主僕
之間而各自爲一王之統屬且又相云有三四百
里或一千里之遠哉臣原其故皆由在邊三年之
久其於撫夷諸官交通賄賂有以導之也臣觀各
夷到京之初備銀二十五兩向臣等饋送以爲見

面之禮臣曰
天子聖明我不敢取你遠人辛苦我不忍取連令各
夷特毋次日又令伴送百户張連舍人丁成復特
番字紙帖向臣等告收前鎖臣又諭以朝廷之法
度并一身之名節各夷稱嘆而止以此驗之則各
夷之於邊官必不能不致餽也臣又覩去年哈密
衛夷人虎力馬黒麻詐充忠順王毋所差有畏兀
兒伴送百户金海胃與臣言忠順王毋并王妻於
正德年間被土魯番擒去各將弓弦自縊身死邊

方移文到京兵部有案可查則哈密之無王母久
矣邊官豈不知之乃於冊報之中亦曰忠順王母
所差也至於求討番文亦曰忠順王母求討也若
匪交通重賄豈肯欺君玩法之若是哉以此驗之
則邊官之於各夷必不能不受賄也臣又觀歷代
史書嘗有一言之善或一人之賢而致外夷之畏
服者今各夷固知臣等明知其詐臣若知而不言
是臣之待外夷也厚而報
陛下也薄安知各夷之不笑臣之不職也哉則又安

知各夷之不类中國之可以易欺也哉伏望
陛下將各夷父子兄弟主僕詐充各國正使情由備
降王音命禮部宣布國威嚴加戒斥其所領賞賜
求討等物除應外其餘乞勅兵部差賢能千百户
一員押解邊方給散正國原差正使仍命兵部移
文甘肅三堂將撫夷諸官量行懲治以後務要嚴
加防範不許交通賄賂壞我國法損我國威厭恩
惠可及於同貢之諸王而姦偽可消於將來之衆
使矣

上乃命給事中錦衣千户各一員往會鎮巡官査看撫夷官員交通縱容情弊奏来處置自後各官稍知畏法不受夷賄夷使亦不敢縱肆奏討哈烈至今時或朝貢會送後無至云其俗衣服喜鮮潔色尚白喪事易以青國主之居窓壁以金銀瑟瑟爲飾地施氊罽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儗同國主禮儀簡畧君臣相見但行跪禮無刑法有罪罰錢坊市無斗斛但用權衡凡宴會環列而坐酒器用金銀飾用陶瓦食無匙筯惟以手取婚姻多以姊

妹謂爲至親死無棺槨以布囊裹屍而瘞國有學舍中爲大室四面房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兒塞俗無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擇日用事則以第一日名阿啼納爲上吉凡拜天聚會用之酒禁甚嚴修行者多不飲酒恐褻天也其產葡萄巴旦杏（有似棗而甜者名忽鹿麻）蘿蔔（大者十斤）鎖伏（又名俊服以鳥毛毳爲之紋如紈綺）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剛朱砂名馬獅子其貢馬玉石其朝無常期或三年或五年其赴送無過三五十人其域

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

按西域種類繁多古今名更不一難於考索永樂中前行人陳誠與戶部主事李暹奉 命招綏魯歷哈烈凡西番數十國無不徧歷宣布朝廷威德旣而各國遣使隨誠等詣 闕謝恩往還凡三歷寒暑備錄其所覩山川土產人民物壤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異爲西城行程記獻之 詔付中舘宣德中行人蕭鑾亦使哈密

凡經哈密譯通諸夷俱蒙　宣諭則部落雖廣皆行人四牡往来跋涉者毋誦唐人送使安西及詠西遊詩使人遐想其風景而况今我司之所嘗歷者乎故不敢以遠而畧之並著於編又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達隋唐以来航海之使始至然皆各自君長其國間有奉天子命封者豈能如我　朝威德所被四夷八蠻皆稱臣奉貢

如古越裳氏重九譯来庭至於受册建封者奕
世不變中庸所謂天覆地載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其此之謂乎然而
聖祖之心不自滿假每懐無窮之憂故其覧輿地圖
侍臣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誠古
所未有
聖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當戒
慎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
豈在地之大小哉此與禹聲教四訖而存兢業

丹朱之徵覺湯雖有九有而懷若涉深淵之懼其
曠世同心者豈
子孫幅員萬年而保萬世太平之業也猗歟盛哉
又按西番地既荒遐物產亦異有不可以常理
拘者如景泰初西番貢一猫經過陜西莊浪驛
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為驛丞彰睹其貢
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
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
於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

臣云此猫所在雖数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

王也朱彰原交趾人